

一部关于希特勒**西藏秘密计划**的全景悬疑百科式小说

胡宁 著

[长篇悬疑小说]

沙姆巴拉 密码 地核钥匙Ⅱ

揭秘希特勒西藏秘密计划真相 破解沙姆巴拉密码要读

终结版《地核钥匙·沙姆巴拉密码》

滴血翡翠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？

纳粹特工就要开启沙姆巴拉之门，他们会成功吗？

他们能够获得左右世界的能量吗？

所有的悬疑、玄机尽在此书，精彩不容错过。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胡宁^著

沙姆巴拉 密码 地核钥匙^{II}

一部关于希特勒|西藏秘密计划|的全景悬疑百科式小说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地核钥匙[®] / 胡宁著. — 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 2010. 8

ISBN 978-7-5472-0287-6

I. ①地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42624 号

DIHEYAOSHI SHAMUBALAMIMA

书 名 地核钥匙[®]沙姆巴拉密码

作 者 胡 宁

选题策划 翟 飏 李 畅

责任编辑 周海英 于 涉

设计总监 翟 飏

装帧设计 冯 波

责任校对 郭卫红

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
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
网 址 www.jlws.com.cn

印 刷 重庆市通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厂 址 重庆市石桥铺六店子 1 号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6 开

印 张 15.5

字 数 373 千

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4.80 元

书 号 ISBN 978-7-5472-0287-6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目录
Contents

第一章 | 围追堵截

1

他的第一反应就是，跑……岂不是此地无银？而且，在一大群便衣面前，自己这对小腿细脚杆儿，岂是这群强悍便衣的对手？再说了，此时此刻，腿脚都在打散散，软软的连抬腿都困难——被吓的，又如何跑？自己那藏在胸腔内的心子，无来由地“咚咚”乱跳呢，幸好自己这喉管太细小，不然，只怕早已经跳了出来。人说做贼心虚，还真不是假话……

第二章 | 尼泊尔探秘

37

图片继续在大屏幕上闪烁替换，在这些图片中自然有索纳塔·史莱夫陶德和徕卡尔芙·桑莱曼交往及交易的画面。不难想象，为获得这份档案，索纳塔·史莱夫陶德买通了徕卡尔芙·桑莱曼女士。但当发现徕卡尔芙·桑莱曼已经暴露之后，索纳塔·史莱夫陶德又毫不犹豫地派人干掉她。

嗨，利用价值已经没有了，就……干掉吧。

干掉她，至少可以保护自己嘛。

第三章 | 鹿死谁手

63

这韩国现代越野车，已被多位手拿最先进的折叠式武器的、训练有素的武装警察，堵了一个严严实实。此时此刻，那车里的人，唯一的办法，便是束手就擒。

狗日滴，害老子追到这大折多雪山之中，郝憬禹心中感慨，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，也不过只是到了这些个地方，一不小心，我也来了一个红军之路。现在好了，伍滢丽，我亲爱的老婆，你还好吗？我们的孩子，妞妞还好吧？她的学习成绩，不会再令妈妈生气了吧？想着孩子那红扑扑的脸蛋，和那脸蛋下小小人儿活蹦乱跳的身体，郝憬禹的心中就升起一股温暖，妞妞耶，爱你的爸爸，就要回家了……你的爸爸好想你，也好想你的妈妈，好想我们温暖的家。

呵呵，罪犯……犯罪嫌疑人被抓住了。

爸爸就要回家了。

郝憬禹期待着，期待回家。

第四章 | 浮出水面

97

楚天雷还有另一个担忧，那就是韩萌强没有被警方逮捕，却被与纳粹余孽联手的海盗集团抓住，这更危险，因为他被抓住，就意味着滴血翡翠将落入纳粹余孽之手，沙姆巴拉的开启和反转就不可逆转。

但是，从迹象来看……纳粹余孽集团的雇佣军正在朝西藏进发，那孩子应该还没有被纳粹余孽联手的海盗集团抓住，如果真被抓住了，他们也无需这样大动干戈。雇佣军的训练有素和敢打敢冲，就是要用在关键的时刻。

这就是一支有备无患的作战实力特强的军队。

好钢，就是要用在刀刃上。

纳粹余孽集团并不愚蠢，他们自然要将这支后备雇佣军用在关键时刻。

难道，那孩子被警方逮捕了？

这帮人，是要去……从警方的手中把那孩子抢出来？

第五章 | 藏地逐鹿

115

山地弯沟弯壑纵横，峭壁和悬崖，山陡而路险。韩国现代越野车却没有减速的丝毫表现，就在这弯弯的雪地山路，就在这峭壁与沟壑之间，就在这悬崖与深渊的边沿，飞速疾驰。太阳已经西沉，在沙牟鲁尼雪峰的西边炫出最后的灿烂，西边的天际，被这辉煌灿烂的霞光，映得血红，沙牟鲁尼雪峰也被镀上一层艳艳的金边。

雪山仙境。

曾经有过无数次的设想，到这雪域高原观光，可从没有想到是这样的观光。

抱头鼠窜的观光。

曾经有过无数次的想像，极地奔驰的刺激，却从来没有想过是这样的刺激。亡命奔逃的刺激。

曾经有过无数次的幻想，在旷野山涧的冒险，可从没有设想是这样的冒险。惊悚撞击灵魂的冒险。

第六章 | 新计得逞

141

刚刚停稳的沙漠王子，四门迅疾打开，跳下七八条汉子，清一色的墨镜，清一色的黑衣黑裤黑皮鞋，更为严重的是，清一色的手提折叠式冲锋枪，而且，一下车就开枪，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，“哒哒哒……哒哒哒”七八条枪同时开火，震耳欲聋，“飕飕飕……飕飕飕”子弹犹如雨点一般就在这十多个人身边飞窜。每一个人……每一个人都被这突然的射击，吓得目瞪口呆。

半晌，这十多个人才反应过来，爹啊妈的嚎叫起来。

突然之间疯狂的枪击，使人肝胆俱裂，无与伦比的惊颤与慌乱，想跑，腿脚发软，连站都无法站起来；想躲，子弹就在身边飞窜，根本动一下都不敢。每一个人，在这陡然的变化之间，不由得脸色煞白，筋酥骨软。身有三魄，去其有二，犹如惊弓之鸟，全身筛糠。

其中有胆小的，那膀胱里的尿尿，竟然……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。

第七章 | 龙跃于渊

165

他再次看到了倾盆的暴雨和泥泞的山路，以及暴雨中山路上那队疾驰的骑兵，被雨水淋透的疲惫不堪的骑兵；他再次看到了这队骑兵之后的追兵，大队的追兵，茫茫一片，铺天盖地，喊杀之声不绝于耳……于是，黑漆漆的一团云烟，骤然翻滚，幻化出一个巨大的黑脸壮汉，头顶天，脚踏地，一张血盆式的巨口狂叫：“黄口小儿，哪里逃！”一双无比粗大的巨手，握着一把漆黑的巨大长剑，从天而降，长剑飞舞，“咔嚓”一道闪电，凌厉而耀眼，直刺那领头的英俊少年……他突然就感到肩胛剧痛胸闷气短，就在他要昏迷的当口，他看到了那少女，雪山飞来的少女，雪山圣女。

醒来的时候，韩萌强发现自己坐在一片艳丽的杜鹃花丛中，一位远古武士打扮的少年搂着他，惊喜地喊：“陛下，您醒了？”旋即调头，冲山下喊，“陛下醒了！”

声音高亢而激越，情绪激动而喜悦。

第八章 | 绝地反击

201

当所有的人都冲至悬崖边上的时候，那两个热烈拥抱的人，已经没有了踪影。半晌，他们听到了响声，从谷底传来的沉闷的响声，急速坠落的人的身体与坚硬岩石剧烈相撞的响声。

完了，完了！

这万丈深渊……跳下去，还可以见着……全尸？

“发克！”索纳塔·史莱夫陶德暴跳如雷。“快下去找！”

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

这坚硬的少年!

可就在雇佣军们面面相觑忙着找下脚或者下到谷底路径的时候,他们听到了枪声,“啪啪啪,”雇佣军队员身上佩枪的枪声。“发克,”索纳塔·史莱夫陶德再次高声叫喊,“不准开枪,别把那少年给打死了。”

愿上帝保佑,那少年别死,阿门!

那少年死了,这上面,就要……千年等一回。

谁的生命有如此长久,可以等上一千年?

白素贞有这个耐力。

尾声 | 峡谷曙光

235

诚如张海亮的预计,藏獒繁殖基地的生意,还真是一个发财的好生意。人民币,犹如沙牟鲁尼雪峰上鹅毛般满天飘洒的雪片一样飞来,声势浩大地排山倒海一般滚滚而来,就连门板也无法挡住。韩萌强才刚刚进入高中不久,张海亮就不要大家支出韩萌强的费用了,因为他张海亮先生的藏獒繁殖基地早就可以支撑一切的费用了。他甚至还让他们一起出生入死的所有的人,哥哥、姐姐、叔叔,包括追得他屁滚尿流的警察叔叔,每年都到他的藏獒繁殖基地聚会,所有的费用他都包了。

其乐融融。

正如张海亮先生每一天都在欢天喜地的欢呼那样:发财了耶!

发财,的确是件愉快的事情。

| 第一章 |

围追堵截

他的第一反应就是，跑……岂不是此地无银？而且，在一大群便衣面前，自己这对小腿细脚杆儿，岂是这群强悍便衣的对手？再说了，此时此刻，腿脚都在打散散，软软的连抬腿都困难——被吓的，又如何跑？自己那藏在胸腔内的心子，无来由地“咚咚”乱跳呢，幸好自己这喉管太细小，不然，只怕早已经跳了出来。人说做贼心虚，还真不是假话……

魔高一尺

在《地核钥匙^①》中说道，南海少年韩萌强、张海亮，因受郑博达被刺身亡案牵连，遭到蜀都警方强劲追捕。无意中，他们得到火车上巧遇的黄衍农的帮助，跟着去了黄衍农在犀牛村的一农家小院。在小院里，黄衍农认出了滴血翡翠。

相传，很久很久以前，天被玉皇大帝的一个调皮孩子戳破了，暴雨倾盆不得停止。陡然之间，山洪即轰然暴发，滔天洪水铺天盖地，迅疾吞噬大地，所有的人都被淹死了，唯有伏羲和女娲躲在一个葫芦瓢里，幸免于难……这就是华夏子孙传说的洪荒时代，也是西方神话中诺亚方舟出现的时代。于是，生子太昊，在观音娘娘的指导下，又将胎盘剁碎并撒向大地。撒在山岗上，就长出了瑶人，撒在圩边和高原，就长出壮人与藏人……撒在平原上，就长出汉人。

大雨过后，万物复苏，池塘和湖泊增多，而且资源丰富。这个时候，伏羲观察天象，他没事就躺在大地上，仰头看天，研究日月星辰的运行；想想又跑到山巅上，俯身察看地形，考查山川泽壑的走向；还观鸟兽动物皮毛的纹采，以及生长在大地上的各类植物，包括它们各得其宜的情况。近从己身取象，远从器物取象。

他开始创造八卦。

这是一位肯动脑筋的同学。

呵呵，其实八卦就是数学的排列组合。

伏羲同学，就是天下第一数学家也。

在上古的那个时候，可以数数，就是神童矣。

这排列组合，当然也暗含哲学思想，所谓“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”。

八卦既可以用来与神明交流，从而学习到他们高尚的品德。也可以用来分别万物，模拟万物生长衰亡的形态。

据说，《连山古易》就是伏羲的发明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伏羲和女娲也离开了人世，至于他们去了哪里？也许只有天知道，或许就是回天上矣。但据说他们留下一个伏羲王朝，而且还流传下来一个历时绵长的谱系。

他们走后，顺理成章地，太昊成为伏羲王朝首领。

N 多年后，距今大约六千年左右，太昊在渭水中游的天水（今甘肃省东部）境内建立了强大的氏族部落，后来，因族群的发展，气候及资源的变迁，其部落东徙定居并建立政权于古陈仓（今陕西省宝鸡市）。

又一千多年后，太昊的直系后代少典在今河南新郑的轩辕丘建立了氏族部落国家，炎帝和黄帝就是少典之后。N 多代后，炎帝部落日渐衰落，而已经迁徙至涿鹿定居的黄帝部落却强大起来。

据传，那个时候的中国黄河、长江流域一带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，仅黄河中游跟汾水下游一带，就有一万个以上的大小部落。其中以三个部落最为强大，一个是正在没落中的神农部落，酋长是炎帝之后姜榆罔；一个是强悍善战的九黎部落，酋长蚩尤，他有九个儿子，共计九九八十一寨，且个个都是万夫莫当的勇士，附近部落都臣服在他的控制之下；另一个是文化水准似乎较高的新兴起的轩辕部落，酋长姬轩辕……就是黄帝。他有很高的智慧和很强的能力，集政治家、科学家、军事家和魔法家于一身。

据史料记载，炎、黄两族最初居住在今陕北的黄土高原上，后来逐渐东移。黄帝族的迁徙路线偏北些，东渡黄河以后，沿着中条山、太行山的山边地带直到今冀北地区。炎帝族的迁徙路线稍偏南，顺着渭水和黄河两岸发展到今河南以及冀南、鲁东北一带。他们在迁徙过程中曾与所迁地区的土著部落发生过争斗，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说黄帝族曾经“北逐荤粥”，《逸周书·尝麦》说炎帝族和原居于鲁、豫一带的蚩尤族发生激烈冲突，并被蚩尤族打败。黄帝族应炎帝族的请求而与蚩尤族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。

这就是五千多年前著名的涿鹿大战。

“而黄帝最终战胜蚩尤，”黄衍农指指韩萌强已经戴在胸前的翡翠，“你颈子上挂着的这个东东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张海亮好奇，追问，“后来呢？”

韩萌强也追问：“后来就是神女授书？”

这故事，让两孩子津津有味。

“呵呵，不错，”黄衍农道，“就是神女授书。”

张海亮意犹未尽：“黄叔，您就讲讲后来嘛。”

唉，真是孩子心气儿，折腾一夜也不累？

“后来……我看现在不能‘后来’了呢，”黄衍农看看已经洒进堂屋的太阳，“小伙子们，我们得离开。”

张海亮呵欠：“离开？我还想睡会呢。”

刚刚到一个可以算作歇脚的地方……这一夜的折腾，还没有休息一下呢，就离开？这不要累死人吗？不是您老人家讲故事，我早睡着了呢。

“如果不想被警察抓住，”黄衍农冷笑，温柔地冷笑，“就必须……立马离开。”

“这么快，”张海亮不解，尽管害怕警察，可也实在太累了。而且一到这里就讲故事，还没认真休息耶。“警察怎么……就会知道，我们到了这里嘛？”

黄衍农微笑：“雁过留痕，这个……也不知道？”

张海亮摇头，一脸茫然……唉，上学的时候从不认真听课，这个，还真不知道。

韩萌强解释：“就是大雁飞过，也会留下痕迹的。”

张海亮：“可我没有看见大雁飞啊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无论人们做过什么事，都会留下蛛丝马迹的。”黄衍农赞许地看看韩萌强，进一步解释，“况且，我们乘坐的出租车，难道驾驶员没有看见你俩？还有，我们刚才进门的时候，对面的那位大嫂不是送来了水吗，她就没有看见你俩？如果，这会儿她正在看本市的早间新闻，你能保证，抓捕你俩的通缉令没有在早间新闻中滚动播报？”

说不准，她这会儿正在报警呢。

一番话，令张海亮背脊发凉冷汗直冒。

这个时候，韩萌强还稍许有些镇静，他说：“黄叔，你看我们该怎么办？就算离开，又该去哪儿？”

黄衍农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问：“你们，想不想洗去身上的犯罪嫌疑？”

张海亮抢答：“当然想啊。”

黄衍农继续：“想不想搞清楚强强的父母以及舅舅的真正死因？”

亲人的死，陡然之间又浮在眼前，韩萌强闭眼：“想。”

黄衍农：“甚至，还想找出罪犯，为他们报仇？”

张海亮再次抢答：“肯定想啊。”

“现在，我们有两个办法。”黄衍农认真地说，“第一、到公安局，把整个经过及来龙去脉给警察讲清楚，让警察相信你们，同时也请他们迅速破案。”

“不，”张海亮答，“他们不会相信我们的话。”

“你这个话没有根据呢，恐怕是你不相信警察吧？”黄衍农微笑着，又问韩萌强，“强强，你呢，怎么认为？”

“不是我相不相信警察，”张海亮抢着回答，嘟囔着，“是警察值不值得相信，仅从报道出来的消息，不问青红皂白，警察询问就打人，而且，打死人的事件也确实大多，全国上下，基本上各个地方都有，我可不愿意当冤头鬼。”

韩萌强：“我也不十分信任他们，不然就不会出现余某人杀妻案……而且，我的父亲及舅舅在临死前，不是要我逃，就是要我跑，却没有要我找警察，可见，他们也不相信。现在，不负责任的警察……可多了去呢。今天的社会，早已是市场经济的社会，人人都盯了……人民币，谁会认真破案？谁又会将我们这些人……小萝卜头放在眼里？谁又会真正关心我的血泪痛苦？也许，我们真找了他们，一份破案报告递交上面……我和亮亮还真就成了替罪羊呢。黄叔，你就说第二个办法吧。”

现在看来，韩萌强也想通啦。

张海亮终于放心。

“那好，”黄衍农道，“第二个办法，就是我们自己。”

韩萌强、张海亮：“我们自己？”

“对的，我们自己。”黄衍农指着韩萌强的胸，认真地说，“我们必须……首先搞清楚你胸中的这块所谓的滴血翡翠，它究竟派什么用场？什么人对他感兴趣？为什么会下如此巨大的功夫和心血争夺它？待一切水落石出之后，你们的犯罪嫌疑、强强父母、舅舅的死因以及真正的罪犯就会浮出水面……到这个时候，我们再与警察合作，才可以真正为强强逝去的亲人报仇。”

韩萌强与张海亮对望，交换眼色，说：“黄叔，我们同意你的说法，可是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”

黄衍农看看他，微笑，胸有成竹的微笑。“一个字：逃！”

“逃？”

张海亮急：“我们也知道逃，可怎么逃啊？”

事实上，他们面临着两个问题，一、怎么逃？二、往哪里逃？

黄衍农有条不紊：“现在跟我来吧。”

黄衍农没有去开门，而是返身往里屋走，俩孩子不解，交换眼色，还是跟了进去……这个时候也没有其他办法，跟进去再说。到了里屋，黄衍农挪开一个大衣柜，衣柜后面一个洞，洞的后面是夹墙，夹墙的里边……搬开地上的隔板，出现可容一人的地下通道。“这院子，解放前是一地主的后院，”黄衍农解释，“为防止土匪，他们修了一个地下通道……直通到村边的一处土屋。我买这院子，就是想研究那段历史。”

俩孩子，瞧瞧黑漆漆的地下洞口，心中惶惶乱跳。黄衍农从衣柜里找出手电筒，上了电池，照照洞口：“这电池还能用，放了一段时间，我还怕它不能用了呢。”黄衍农笑笑，“小伙子们，现在，下吧。”

张海亮瑟瑟：“下面……不会有蛇吧？”

“不会，我也怕蛇呢。”黄衍农宽慰，自嘲地笑，“前两月我才把这地道真正疏通呢……时间久远，以前的人家既无精力，也无能力，这地道早就荒废了。之后，我沿途都放有雄黄，蛇不会来的。呵呵。”

这老黄有远见。

俩孩子抚抚胸，下吧，就算下面是刀山也得下，不然，说不准一走出大门，就被警察逮个正着……那时候想要“洞”也没有呢。

韩萌强接过手电筒，带头而下。

当然，黄衍农在下地道时，将大衣柜还原，又盖回隔板……至少，让外人不能一眼瞧出来。

随后，黄衍农解释：“为什么要走地道呢？就是希望有人看见我们进院子，却没有人看见我们离开。”

这样，无论留下什么样的蛛丝马迹，人们，包括警察都会认为，他们还在院子里。为了不打草惊蛇……警察办案，多半会严密监视加周密布控，先将这老房院子，甚至整个村落都围他个水泄不通……不到十足的把握，一定不会贸然冲进来。一旦冲进来，便是老鹰抓小鸡般，探囊取物，一网打尽。

黄衍农的目的，就是不留下任何离开这老房院子的蛛丝马迹。

就让那些保护我们人民财产、人身安全的警察们，在这空落的老房院子前后……忙碌吧。

其目的只有四个字：争取时间。

高明。

“解放后，这么长时间，”韩萌强闪着手电，半蹲半爬，问，“就没有人知道这地洞？”

“咋会没有人知道呢？”黄衍农在后面答，“解放后，首先就是土改，这些房子都分给了当地的农民……据说，分到这老屋院子的农民和分到村边土屋的一个孤寡老人商议好，自己填了土，堵住即是……只是，我买这老屋，除了创作和研究之用外，其实，也给自己一个乐趣。所以，一并买了下来。”

“哪，”张海亮也问，“怎么就通了呢？”

黄衍农道：“这还不方便，我曾带学生来，整理这两处老屋……后来，还干脆请了一施工队疏通地道，既然买下，我自然也要享受这地道进出的乐趣呢。”

原来，无论多大年龄，也都存有童年童趣。

难怪，为了驱蛇，也就放了雄黄。

这童年童趣，在关键时刻，却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
事实上，黄衍农成功了。当警察真的来到这老房院子时，还真没有人及时想起，有这么一条存在了好几十年的地道呢。

黑漆漆的洞，三个人鱼贯爬行。

没有花去太多的时间，韩萌强即爬到了头，他用手电顶头上的隔板：“黄叔，我们到了？”

黄衍农：“应该到了吧，你得用劲顶开隔板……不然，我们还出不去呢。”

没有办法，此地道仅容一人，必须韩萌强一人之力，顶开头上隔板……谁让他第一个爬向地道呢？

幸好，隔板也就木材所制，不是太重。

他半蹲着顶隔板，使劲，顶开，伸出双手，移开隔板，探出头……光线，从关紧的门窗缝中射进来。四周寂静无声，自己心中那“咚、咚、咚”心跳的声音，犹如棒槌擂鼓，清晰可闻。良久，眼睛适应光线，他看清土屋中的床、桌椅、墙壁，以及地洞中，自己头颅所在土屋中的位置……他侧耳倾听，四周的静谧，令人心悸，似乎自己已到空灵的外星。吸口气，压压“咚咚”的心跳，轻手轻脚爬出去……返身拉张海亮，又拉出黄衍农。黄衍农轻咳：“嗨，总算出来了。”他伸伸腰，揉揉酸麻的腿，毕竟上了一些年纪，却如孩童般钻洞，匍匐前进，也难为他那老胳膊老腿，终于坚持了过来……还没有昏厥。看看四周，他将手指竖在鼻尖，“我们还是轻一点……溜出村去吧。”

两孩子不敢出声，点头。

却突听大吼：“黄老师，您早到了啊？”

粗门大嗓，直透门墙。

在这寂静的土屋中，陡然之间的爆发，犹如惊雷贯耳。

惶惶然，两小孩心惊肉跳，面面相觑……脸如白纸，魂不附体。

谁，在外面？

千辛万苦从地洞中爬出来，难不成，自投罗网？

张海亮犹如惊弓之鸟，拉了韩萌强，就要往地洞钻。

慌不择路。

难不成，他还想……钻了回去？

现代顺风耳

路虎揽胜发出轻快的轰鸣，徐徐驶出机场，很快便在高速公路上奔驰。坐在副驾驶位的英格特尔·索兰特轻按自动窗钮，使车窗放出一条缝，让微风吹佛着脸，脸上立即感到一丝丝惬意。“英格特尔·索兰特先生，”正在体验驾驶乐趣的丁杭宣问，“您说，计划有变动，是什么变动呢？”

“是这样……不言而喻，”正在欣赏大陆盆地平原风光的索兰特，寻找着恰当的词语，不能太严厉，但也不能太软弱，这是索纳塔·史莱夫陶德的命令。他说，“财团对贵方在南海的行动，肯定不满意，想要的东西，没有拿到；不希望搞得满世界风雨，却惊动了国际刑警。”

“这个……我们知道。”丁杭宣赔笑，“班达腊修斯大哥也知道，我们出了一点小差错，所以，追至中国大陆，就是要夺回那块翡翠。”

“翡翠，是要夺回的，”索兰特笑，微笑，“但是，我在马尼拉上飞机前，接到指令，不得伤害那男孩生命。”

丁杭宣不解：“为……什么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索兰特耸肩，实事求是讲，当他接到这个指令的时候，也依然不理解，可索纳塔·史莱夫陶德先生也并没有给他太多解释，只是要他照做就行，而且，是不容置疑地严格执行。唉，议员先生一趟尼泊尔之行，也不知受到什么神秘东东的影响，下这么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指令。只是，他一直信任索纳塔·史莱夫陶德议员，下这样的指令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所以，他依然按照议员的命令，把该说的话说完。“但无论怎样，财团答应费用，是一分不会少的……也就是说，计划稍有改动，除了那男孩生命之外，一切照旧……不惜一切代价。”

“呵呵，我明白了……我们本就是按指令行事。”丁杭宣并不争辩，其实，按

客户的要求改变计划，只要时间不出问题，这也是正常的事情，也没什么好争辩的。于是，拿出电话，“我通知班达腊修斯，告诉他，计划有变。”

“好的，”索兰特继续说，“财团认为，夺取翡翠最好别在大都市……以免进一步引起国际刑警的注意。”

丁杭宣一边驾车一边拨号：“呵呵，这可以理解，我们尽量按贵方要求完成计划。”

索兰特：“想办法要警察追得那男孩焦头烂额……使他主动把翡翠交给我们。”

丁杭宣：“这也是财团的意思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这可有点难，人家为什么听你指令？就算要听，也得告诉他啊，他那么乖，来猜你心思？而且，还要猜得准？猜准了再按你的意思做？

那孩子……脑子进水了？

就算那孩子脑子进了水，难道，蜀都警方的脑子……这可不是一个人的脑子，都进了水？

可没想到，班达腊修斯竟然一口应承下来。

难不成，班达腊修斯的脑子也进了水？

乘丁杭宣打电话的当口，英格特尔·索兰特想好好欣赏一下这盆地平原的晚景。只可惜，霞光已退，夜幕徐徐降临，天色已暗，除了高速路来往闪烁的车灯以及远处零星的点点灯光之外，他已经无法欣赏这古老都城的现代风貌。

“英格特尔·索兰特先生，”放下电话，丁杭宣说，“已经告诉班达腊修斯大哥，计划有变。他请您放心，今天晚上，那孩子就会抱头鼠窜。”

“抱头鼠窜？”

“呵呵，是的，抱头鼠窜。”丁杭宣解释，“这是中国成语，意思是……没有目的的逃窜。”

“没有目的？”索兰特皱眉，“不会乱跑吧？一旦跑没了，这个怎么找？”

“放心，”丁杭宣胸有成竹，“他们会按我们的指令去。”

索兰特会意：“把他们往西边引。”

“呵呵，会的，”丁杭宣道，“班达腊修斯大哥都安排好了。”

“安排好了？”索兰特心有疑虑，“可别再出现南海行动的失误。”

“不会，你放心，英格特尔·索兰特先生，”出于对班达腊修斯的信任，丁杭宣信誓旦旦，“这一次，我们从火车上就一路跟踪……就算他真有七十二变，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。”

“七十二变？”

丁杭宣笑，解释：“中国神话故事。”

“神话故事？”索兰特一头雾水，“和这个男孩有什么关系？”

唉，秀才遇上兵。

“反正这样，”丁杭宣也不解释了……事实上，要把神话故事与实际事件联系，解释给外国人听，而且还要他听懂，这一定是一件痛苦的事情，干脆懒得解释。“英格特尔·索兰特先生，您就等着好消息吧。”

索兰特半信半疑：“真的？”

唉，狗日滴洋鬼子！

丁杭宣在心里骂，别给他说这事呢……反正一会儿就可以看到结果，我干脆就给他说说别的吧。于是另引话题：“索兰特先生，您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啊？”

“呵呵，姑娘？”索兰特笑，“喜欢啊，亚洲姑娘水灵灵呢。”

看来，还是姑娘有吸引力，一引，话题即转了过来。

荷尔蒙……这可是世界通病呢。

丁杭宣调侃：“今晚，想不想，和亚洲……中国大陆内地的姑娘……嘿咻嘿咻？”

索兰特皱眉：“嘿咻嘿咻？”

“就是……性爱。”丁杭宣不得不解释，嘻笑着，“我给您安排，这内地的姑娘，细腻而且性感，肯定别有一番风韵。”

“这……不好吧？”

……

英格特尔·索兰特拉开锦江饭店27楼3012号房间的窗帘，巍巍蜀都，华灯怒放，灯火阑珊。这是一个信号，逐客的信号。

丁杭宣意犹未尽：“怎么，不是说好过夜吗？”

“No，”英格特尔·索兰特竖着食指，在脸前轻轻摇晃，“我们得工作呢。”

唉，狗日滴洋鬼子，连做爱，都让人不安逸。

没奈何，人家是客户，伺候好这位大爷也是班达腊修斯安排的工作呢。

唉，还是先把这俩小姐打发走吧。

搂着如此美貌小姐的光屁股睡觉，多舒服嘛……这洋鬼子真是不可理喻。

“来，来，”丁杭宣没好气地叫俩姑娘，“来结账。”

“大哥，”一正收钱的姑娘嘟嘴，“你这费……咋和说好的不一样啊？”

丁杭宣不满：“可……只睡了半夜啊。”

另一小姐道：“是你要人家走啊，当初要说只睡半夜，我就不来了耶……找我过夜的大有人在呢。”

索兰特看看丁杭宣，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钱，操着不太标准的汉语：“你这人，